



美女已经背叛

美女已经背叛

〔日〕西村京太郎 著
南敬铭 尹 茂 译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北京

美女已经背叛

〔日〕京村西太郎 著

南敬铭 尹茂 译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流云

美女已经背叛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)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.25 字数：156千

1988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册

ISBN 7-5040-0104-X/I·104 定价：2.70元

第一章

站长室

1

东京站站长北岛祐也，在家里总是五点半醒来。洗完脸到早饭之前，他习惯在院子周围散步。这是五年来几乎未曾改变过的习惯。

只有一件事发生了变化，那就是去年春天妻子久子突然病故，做早饭只好由女儿真纪来代替了。

散步经过的地方有一户农家，他从那里要来一枝桃花，插在花瓶里，给家里带来了春意。

北岛已经五十三岁了。他是怎样的人呢？他沉默寡言，喜怒哀乐从不外露。

长子阿彻进入了技术界，现于国营铁建工作，已娶了妻子。女儿名叫真纪，今年二十四岁，正值豆蔻年华。

女儿本已出去工作了，因久子病逝，只好辞去工作，在家里料理家务，只有在星期五那天去神田设计室攻读。

女儿也和父亲一样，不爱说话，可从未发过怨言。北岛发自内心感到对不起女儿。

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生活，真纪也有真纪的生活。尽管父亲很理解女儿，却叫女儿整日守在家里做饭洗碗。

“今天是三月十四日啊！”

北岛在吃早饭时也只有这么一句话。他本想说“很对不起”，却很难出口，只好用确认日期的说法掩饰自己的内疚了。

真纪是理解父亲心情的，她笑着回答，

“是的，是三月十四日。”

“那就对了。”

至此，早饭间的对话便告结束。

到国铁的平冢车站，每天都是由真纪驾着车子送父亲去的。

六点二十分，北岛乘坐由平冢开出的电车，日常总是乘坐这趟车的。平冢站的副站长见了他，总是敬礼相送。这也是从来不变的。

到达东京站的时间是七点三十一分，他从进入七股道的电车上下来，悠然走着；七点四十分便走进丸内中央口附近的站长室。

这个时刻也是他任站长五年来从未改变的。

明治四十一年，为了取代当时的新桥站，作为东京中心站而设计了东京站。经过六年九个月的时间，动用了七十五万人力，花费了当时的二百八十万元巨款，建成了东京站。

大正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建成的东京站，在同年十二月二十日正式开业。

卢尔莎思式红砖三层楼房，称得起是当时的典型建筑了。在战争中东京站被烧得只剩下残垣断壁，经过紧张修整才具有现在的规模。

昔日的屋顶是圆形的，如今变成了三角形。人们叹道：

“这与房屋整体结构多么不协调啊！”

根据明治大正时期建筑特点，站长室的修建显得那么宽敞大方，顶棚高得怕人，只是屋子大，暖气供给不足。北岛非常喜欢这套房间。

他坐的大桌子旁，放着一个可爱的布缝小猫。尽管与室内气氛不协调，但那是女儿给他缝制的。说不出什么地方很象北岛，怪有意思的。

北岛仍和往常一样，轻轻地在猫头上拍了一下，然后去换衣服。将便服换成制服，是在站长室里进行的。

北岛在大镜前戴上制服帽，整理好领带。站长的制服帽上有三条金线，东京站有五十六位副站长，他们的制服帽上是两条金线。

坐在沙发上稍息片刻后，第一副站长木暮前来汇报昨天的营业情况。

木暮是在中学毕业后即进入国铁工作的。他从十五岁起在青梅县做售票工作，至今三十八年了一一直在国铁，调到东京站也有二十年了。他对东京站的一切了如指掌，站长北岛比起他来还有些逊色呢。

东京站一天的营业收入为三至四亿元。昨天进款为三亿五千万日元，相当于全年的平均数字。

“还差不离吧？”北岛点了点头，接着说，“加拿大总理夫妇抵达这里，是在下午两点吧？”

“午后两点到达东京站，在贵宾室休息一会儿之后，乘坐十四时二十四分‘光155号’去冈山的车。”

两天前来日访问的加拿大总理夫妇与日本政府官员，会谈完毕，今天午后要去京都。

总理一行除随员外，有外务省的负责官员北米、警视厅的SP等四十三人。国铁加挂一辆高级客车。

“对加拿大总理不会发生过激派或右翼问题吧？”

“公安部门可能也是这样认为的。大概不致发生什么危险吧！与其警戒，不如叫新干线按时刻运行更为重要。不然，晚点一分钟也会损害日本新干线声誉。”

“现在列车运行正常吗？”

“所有列车都正点运行着。”

东京站一天到发列车在三千列左右，各种颜色、各种类型的列车不间断地到发着。

新干线以四至十五六分钟的间隔发出一列车。

东海道本线的主要任务是向西开行长距离卧铺车。上午从九州方面到达长途卧铺车，下午从四时半相继向九州发出长途卧铺车。

另外，还有京滨东北线、山手线、中央线方面的通勤、通学电车也相继到发。地下月台有横须贺线、总武线的到发列车。

外国人每到东京站参观，首先惊奇的，是使人眼花缭乱的特大密度的列车到发。

“简直是在变魔术！”是赞叹，还是讽刺？北岛时常听

到外国人这样说而感到不解。

这时，电话铃响了。

2

北岛接过电话，奇怪的却是女儿真纪打来的。

父亲是老脑筋，常嘱咐女儿除了重要的事，不要给工作单位东京站站长室打电话。

“什么事？”北岛问道。

“我现在在神田。爸爸刚上班，我在信箱里看到一封信，是寄给爸爸的。”

真纪的声音有些高亢。这声音多么象她死去的妈妈啊！霎时北岛听了不觉发起怔来。

“是谁写来的信？”

“发信的是新宿区四谷的山田太郎。”

“山田太郎？这名字多象银行存折上的典型人物啊！”不用问，在熟人或朋友中间是没有这个山田太郎的。

“信封上写着‘东京站站长北岛祐也先生’，还特意注上‘亲启’二字。我给您送去好吗？”

“可能是对国铁提什么意见的吧？最近票价调整以来，我已经收到了好几封抗议信了。还是等我回家再看吧！”

“那也好。”

“还有一件事……”

“什么，爸爸？”

“算了，回家再说吧！”

北岛说完便挂上了电话。

本来，两天前有位国铁的老前辈B，给真纪提了一桩亲事，把对方的相片交给了北岛。那是一位出色的美男子，从S大学毕业，现在是M物产的优秀职员，年岁比真纪大三岁，正合适。

但不知怎的，北岛有些不愿把照片交给女儿看，因为她看了会喜欢这人的。

“走，到站内巡视一圈吧！”

北岛拿起帽子向木暮说道。

他们首先到下午加拿大总理夫妇将乘车的新干线站台去看了看。他们乘坐的是“光155号”列车，是从十五道线路出发的。

因为今天是星期六，“光”列车几乎总是以满员发车。到了下午，乘客还会不断增加。

北岛到各个站台，以及八重洲口、丸内口的广场，都看了看。

一进八重洲口中央的候车室，便看到角落的长椅上有几个面孔熟悉的人在坐着。

“还在呢！”

北岛不由得微笑着说。

“赶他出去吗？”木暮问道。

北岛摆了摆手。

“不去管他好了，他倒是 对乘客和站务人员没什么歹意，再说逐个去驱赶他们也太费工夫了。”

利用东京站作根据地的流浪汉，现在不下七十人左右。

现在待在候车室角落的那人，是这些流浪汉当中的老牌人物，绰号叫“老爷”。

不知是真是假，据说他曾经当过京都一家大饭馆的东家，年经五十四岁。他身体肥胖，虽然污垢满面，但他的品行很好，说话也彬彬有礼。

站长室里放着一本流浪者名册，正式名称叫做“站内非法进入人员名册”。这是由东京铁道公安室填制的。

但北岛对这些人并未进行硬性的驱逐。

最末一班电车发出已是半夜一点了，东京站放下了卷帘式铁门，流浪者方被逐出站外。北岛认为只在这时使他们离去就行了。现在这些人既不妨害其他旅客，又不会惹起什么事端。

这些人勿宁说是在站务人员眼目中的一种受保护的存在吧？

北岛走进铁道公安室，和他们商议了一下关于今天加拿大总理到来时的警卫问题。

东京铁道公安室里，除室长外，下面共有七十九名公安官和九十二名公安机动队员。这些人穿的是警察服，但都是国铁的职员。

室长三泽对今天的警卫工作抱着乐观的态度。

目前日本和加拿大之间不存在什么分歧。在美国大总统访日时，曾发生过左翼过激派在东京都内张贴标语之类的事，而这次却未发现过。

北岛和三泽正在谈话之间，忽然在八重洲口的“绿色窗口”处发生了偷窃事件。两个公安官飞快地跑了出去。

除了违章乘车之外，东京站发生最多的要数盗窃案了。有的在站内进行调包偷窃，也有的在列车到达东京站时在车上进行偷窃。这就是所谓车上的扒手。

有几列远程卧铺车和新干线的车，快要到达东京了。乘客有的在从行李架上取随身物品，有的在洗脸间里洗脸，开始做着下车准备。

这时正是车上扒手行窃的好机会。女旅客常常在从行李架上拿东西时忘记了手提包而被偷走，男旅客有时把上衣挂在座位上去洗脸间，扒手便乘机把衣袋里的钱包偷去。

当列车到达东京站时，这些人便麻利地下了车，跑进厕所，取出现金，而后装作没事儿，走了出来。

上午九时三十分。

回到站长室的北岛在隔壁一间叫“梅室”的会议室里，和副站长、运转主任们开着例行会议。

“梅室”里挂着历任站长的照片。

一般情况下，只听取一下昨晚夜班工作的汇报；今天例外，因午后两点有加拿大总理夫妇的到来，为此得商量如何进行接待。

东京站和八重洲口、丸内口方面相连接的通道共有八条之多。原有七条，最近，由于中央地下通道的完成，增加到了八条。其中供一般旅客使用的有六条；其余两条，一条是运包裹的通路，另一条便是今天用于贵宾的特别通路。

贵宾用的通路是在中央通路的南面。象今天这样使用时，必须在前一天铺上红色地毯。

每逢这种场合，被称为“活字典”的木暮副站长，总是要大显身手的。

对待皇族、大臣和外宾，各自的引导方式均不相同；所以今天引导加拿大总理夫妇的任务，可能交给木暮和北岛。

电话铃响了。

内勤副站长田中，从椅子上站起来去接电话。

“这里是站长室。”他平稳地回答着，然后突然眉头皱起来。

“什么？”

他放大声音问道。

3

“怎么了，田中君？”

北岛问道。

田中用手捂住送话筒。

“这人头脑有毛病，他叫站长给他送去一亿元钱，如果不送去，今天午后在东京站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件呢！”

对这种开玩笑的电话，平时只要置之不理就是了，可是今天午后两点有加拿大总理来站，得考虑发生万一才行啊！

“我来接电话！”

北岛接过受话器。

“我是站长北岛。”

说完就听到一个男人的答话声。

“今天下午两点，加拿大总理夫妇，不是从东京乘新干线的车去京都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北岛一面点头，一面向田中示意。

田中取来一台小型收录机，与电话接在一起，便打开了开关。

“如果打算叫他们平安到京都的话，就出一亿元吧！”

那男人说道，声音很高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一亿元！这样就叫外宾和东京站，都平安无事！够便宜的吧？”

“你想说些什么呀？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！”

“如果拿我的话当作开玩笑，那就随你的便吧！不过，在午后两点，东京站要发生什么事，那可别怪我！譬如说，在东京站的什么地方有黄色炸药爆炸，以加拿大总理为首的人和一般旅客，说不定会出些伤亡啊！”

“突然提出这种问题，我怎么能办得到呢？”

“并不突然嘛！我预先已经写信给你了啊！”

那男人说道。

“信？”

北岛低语道，他想起了女儿来的电话。真纪所说的信难道写的就是这件事吗？

“你就是新宿的山田太郎吗？”

北岛一问，那人噗嗤笑了出来。

“是的！十二点钟把钱送来！地点另行指定。”

“你认为，一亿元巨款能那么容易准备好吗？”

北岛有些气愤地说，那人又笑了。

“我知道，东京站一天平均收入是三亿元，第二天早上由千代田区大手街的日银行前来提款。但是今天是第二个星期六，银行休息，所以昨天卖的三亿元应该在东京站保管着。我不是让你把那三亿元全部送来，只是其中的一亿元。一亿元用万元钞票集中包捆好，装进大型旅行提包，在十二点钟听我的指示行事！我相信你能做到！”

电话切断了。

北岛放下耳机，向身旁的副站长和行车主任们环视了一下。

“把录音放一下，大家听听看，这是单纯的捣乱呢，还是郑重其事的敲诈呢？”

他说着看了看腕上的表。

正是上午九时五十分。

4

特快“富士”拖着十三节蓝色车厢，象长蛇一般蜿蜒缓慢地驶进了十道线路。

昨天十二点二十四分，由宫崎发出的“富士”，以十一个小时三十四分钟的长途奔驰，到达了东京站。

九时五十八分，按规定时刻，远程卧铺列车“富士”停靠在十号站台。

乘客们有的已睡足了，有的还带着倦意走下车厢，来到站台上。许多旅客提着装满九州土产品的大型提袋，因为他们乘坐的是连接宫崎和东京的卧铺特快。

坐在一号车厢乘务员室的车长山下，提起皮包在检查一号车厢有无留下的旅客。

卧铺特快“富士”，是由包房卧铺车一节、双层式B卧铺车十一节和餐车一节组成。只挂一节的包房卧铺车可以说是当今国铁最豪华的车辆了，车的一侧有一米左右宽的通路，面对通路并列着十四间包房。

包房不大，除有固定式床铺外，设有洗脸池和镜台。从室



内锁闭车门，可以完全保障旅途中过私生活。十三节车中只有一节包房卧车，到了旅游旺季，想弄到卧铺票是很不容易的。

包房卧铺的票价是一万二千元，包房的好处是愿意什么时候睡觉都可以。

山下列车长挨着包间一个一个地去检查。

虽不多见，但偶尔也有酒醉昏睡过去、到了终点站仍不省人事的旅客，也有遗忘下的东西。

他从十四号室挨着个去检查。当打开中央七号室的门时，山下列车长感到惊奇，一个中年男乘客穿着睡衣，仍躺在卧铺上。随即，山下苦笑着走进了包房。

“喂，已经到了终点站东京了！”

山下走近那人，轻轻摇着他的肩膀，不见有什么反应。

山下列车长立即现出不安。有时车里的乘客突然心脏病发作，也会出现暴死。

“这位旅客！”

山下俯下身子，把躺着的那人抱了起来，只见他面色苍白。

“他死啦？！……”

5

车站公安室接到山下列车长的通知，说是死因不明。公安室室长三泽向警察作了指示。

从樱田门到东京站，巡逻车飞驰起来用不了十分钟。

上午十时二十分，侦查一课的十津川警部和龟井侦探来